

罪
惟
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五

翼運王國傳列總論

漢因楚起項羽為漢執楚義帝明因宋起張士誠為明殺宋
之劉福通倖也明非濠州釋縛亮色分符即安得以佛子
大主運然福通而在勢必擠左副元帥俾不得獨制金陵
郭滁陽而在半道邀鴆之計不行走數字符朱公子立致
戲下惟吾命矣劉殉安豐郭殞和陽則前此扶將長養之
功而不可沒二三等之陳張輩之互逐豈非忘明之所由
肇造也祖之於宋懷享誼必報於滁陽漢然即久之
崇封得已知初之見忌想有不能堪者至瓜步之

後。廖。德。慶。為。之。或。曰。帝。不。深。求。德。慶。其。所。以。處。小。明。更。刻。
 涿。陽。矣。雖。然。二。氏。之。磨。滅。有。時。其。勳。績。當。在。六。王。以。上。不。
 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德, 慶, 帝, 求, 處, 小, 明, 更, 刻, 涿, 陽, 矣, 雖, 然, 二, 氏, 之, 磨, 滅, 有, 時, 其, 勳, 績, 當, 在, 六, 王, 以, 上, 不, 誣.)

罪州類以書法大

翼運王國列傳

滁陽王郭子興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富家有女贅郭公為推其干支生子貴翁以女即貴鄉之人知其贅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久之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生子三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益以富為豪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穎徐壽輝擅蘄黃芝麻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推牛酒散錢帛結士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率眾襲濠州據之權不稟一

俱自稱元帥。有事共議之。元將徽、星、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投一城自保。至正十二年壬辰閏三月，太祖釋皇覺寺趨濠，門者以為間，行負鎖。子興異太祖狀貌，為解縛，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曉善戰，每出太祖從，有翼衛。跳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間與謀事，頗寵重。引為親近。宿州人馬公者，嘗使氣殺人，避仇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季女，為鄭媪出，以託子興。子興以為養女。及馬公卒，子興既殊異太祖，自得太祖四帥，頗計得太祖口。夫人張氏乃間進曰：「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

為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語。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顧嘗得末座。意激。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于是德崖輩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語不酬。子興拂衣就舍。引病。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蹶。何以善後。子興為勉彊。一赴明年。使太祖行收兵。併諸寨。衆遂數萬。攻下滁州。元守將何世陪來降。九月。彭早住。趙均用。茅徐州。戰敗。奔濠。德崖等不能拒。遂尊事之。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自用。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既心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但有彭將軍。真不知有將軍矣。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篡得之。械德崖軍。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有急而去之乎。偕郭公子。

往愬。早住。早住為馳德崖。破械出之。則元賈魯圍濠急也。
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濠幾不守。明
年春。賈魯卒軍。而圍解。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子興為元帥如故。譚稱長時二王挾子興屯泗州。使人邀太
祖。太祖固不往。未幾。二王爭強。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併
有其故所部。而德差等。兩子興。奮為陰陽之。于是必殺
子興。太祖遣說客。問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郭公聞
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即不若
善遇之。藉其力。以援急。均用乃已。後又告均用。郭公居時
晚。旦夕為慮。不若從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濠。尋欲都濠。

自王。太祖不可。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悉以歸子興。而
諛于子興者曰：鎮撫得衆心。行自大。子興惑之。夷太祖他
將。奪其左右用事。獨李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
有所獻。太祖無所獻。子興益不悅。馬后乃悉所有遺子興。
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殷掌公
畏朱公子不發。今舍若奚賴？子興始悟。又明年，滁大旱。太
祖禱于栢子潭。與神約。發三矢而還。越三日，大雨。十月，元
脫口圍張士誠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滁。子興故不
惟六合帥。且怯元兵。固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
滁不獨存。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為六合聲援。元兵攻

壘。壘破。疾復完。如是數四。乃歛兵入壘。出婦女倚門。戟手罵元兵。相顧錯愕。忘戰。乘間脫埽滌。而元兵大至。滌乃設伏城外。令再成佯走誘之。敵果中伏。大敗去。奪其馬百。旋恐其凌。至今諸父老具牛酒犒師。而還其所奪馬。曰。非敢為亂。備他盜耳。頭併力高郵贖罪。元兵解去。規取和陽。子與問計。帝請如製為廬州路義兵甲三千。使敢死士服之。推髻左衽。以四囊駝。偽為廬州馳犒者。張天祐湯和率以前行。和陽人見之。必驩呼開門入。疾舉火為號。而絳衣千人。敢再成頌之。繼其後。夫攻之。無不利。子與從之。前軍至隄陽關。和陽人果出遠迎。款食城外。過期不舉火。再成疑。

青衣兵已入城，邊率衆城下。元卒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總
壯士出擊，再成戰不利，中矢反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
而天祐青衣兵過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大敗，小
西門外，湯和追及之，奪浮橋登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
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詬太祖失策，會元兵
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填三門兵于南
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諭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
欲殺使者。太祖微曰：殺之示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
縱去，彼疑不進。于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身規取和陽。
自贖，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捷得之矣。夜呼門，太祖免胄。

示之得入。會元兵十萬來攻。阻隍。敗去。子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驕。不肯下。太祖微除榻以覘之。俗尚右。則諸將坐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太祖卽末坐。不為異。己而遇城守机密。諸將瞻視。無可否。太祖剖決立辦。奉命覓城。諸將率情廢。太祖按界刻期成。于是作色陳歡。前下拜曰。恭主命。非我敢擅。因南面。按劍大言稱總兵。權尊。違令者問軍正。諸將始皇恐。就貼。先是城破。太祖出巡軍。見小兒號其母。切側曰。吾軍有而母乎。悉縱而掠。令故夫。吹扶去。尋濠帥孫德崖。以故舊提。其中就食和陽。太祖意私其中。可有德崖。故為不告。而紉之。而大非子興意。

子興遂視師和陽。德崖請謝去。太祖留之不得。其前軍行二十里。太祖出戰。所素聞城中軍閑急。促還。而前軍又至。抽刀扼中道。擁馬銜而行。太祖窘。既脫。銜疾馳。則追者箭集于背。行十里許。復為短兵所及。顛墮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甲者從。傷解之。而公存。亡未可知。敗宋公子。當不幸。而公苦兩傷。吾為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衆怒。猶未平。張護。加夜與共寢。旦復羈麻湖中。會徐達等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暴急。既報仇不成。又以太祖權日盛。中恚。乙未正月卒。歸葬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

各置鵠酒躬往迎太祖或微告太祖太祖半道忽控馬仰
天為恭如見神人顧二子正色曰即何負若乃見毒二子
誤以聞空語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自是不敢
有異謀會宋劉福通奉韓林兒稱帝都亳馳檄招子興次
子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太祖以右左副之會和陽食盡太
祖略巢湖水軍破元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郭元帥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元福壽瑩先等逆拒秦淮水上咸戰死長
子病歿三子以失職為不利死或曰三舍人皆戰死而李
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即郭惠妃生蜀代谷王共武元年
追封子興為滁陽王命有司建祠祭以中牢以宥氏為奉

祀世守。而後老舍家。洪武十六年。命太常丞張來儀。撰子
與廟碑。言王無後。二十八年。命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
黑窰。厥往四川。侯蜀王。老舍生謀。上生昇。上生信。上生現。
世以王孫朝京師。現乞恩。弘治中。得為奉祀。繼請乞不休。
正德中。奪官。

論曰。滁陽果能用太祖。即天意不屬。獨不能顯融霸江
上。數十名城。哉。卒悻。求一快。所欲擊。與四帥。而五。碩
所以雲雷。太祖者。厚誼。不可忘。乃其謝諸校。于和陽。不
聞呼太祖。而託其妻。与子。有滁無和。想夢寐。不釋。觀二
子。治。鳩。以。還。未。必。非。遺。命。所。及。矣。為。滁。陽。廟。碑。既。稱。無

宋韓林兒

韓林兒本姓李，樂成人。先世嘗以白蓮教惑衆，謫徙永平。元末父山童渡，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遠近愚氓翕然信之。于是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韓咬兒等謀動衆，以宋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占城歸，云帝昺入倭，逃聲附之，稱山童係宋徽宗八世孫，生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傳檄有云：「韞玉墜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大率以復興亡宋為辭。先是元至元中，天下騷動，其自湖廣、河南、山東以往，盜名號者三百餘處。戊子，台州方國真始據有土地。元憚戰伐，以官撫之。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于蕪水，以

紅巾為號略地設官屬時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十
六萬屠黃河求禹故道河夫怨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
一眼天下反之語遂偽鑿石埋番處如其語民相驚擾徒
亂如鶩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為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
妻楊與林兒遁武安山中福通等以林兒主兵陷潁州攻
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八月元
也先帖木兒擊復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尚十餘萬壬
辰郭子興亦從濠得太祖入滁陽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礪
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為帝軍中羣呼明王都亳州國號
宋建元龍鳳毋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

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六好殺軍中稱劉太保每陷一城對人為糧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室林兒徒擁空名事皆決于福通凡起兵叛元者遙附隸之三月滁陽王卒和陽通遣人招其所屬諸將附宋張天祐往受命還檄子興次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乃設小明王木主載軍中事無大小咨以行然寶無所奉節制丙申元將答失入都魯率兵伐宋福通逆戰敗元兵于長葛會哈刺不花引兵來援連敗福通于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不能禦以宋主林見奔安豐時太祖用龍鳳紀年渡江下金陵矣福通用兵無先後之序及

首尾呼應之法不固根本亦未嘗扼要以規便取勢寡謀淺慮事無規摹且號令不稟行聽反側子散走于是充豫而北極大同塞外東至遼陽西迄長安南涉江淮皆其鞭弭所及諸將蹂躪民不堪命故敗不旋踵丙申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分軍三道一趨晉冀一闚關中一出山東明年走汴梁守將竹真乃自安豐迎林光都之是時元將多敗或陷或復唯察罕帖木兒兵最勁遠近震之凡福通所遺毛貴之圖山東者初陷膠州元脫歡死之連陷萊陽攻益都未下趨濟南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大破貴兵于城下元擢搏霄郡元帥有忌其功者譖于太尉

紐的該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未幾復命搏霄守
長蘆搏霄曰吾釋此去濟南必不守行駐南皮詔改拜河
南左丞甫受命而貴兵奔至諸將懼請退搏霄曰死報國
耳拔劍督戰力屈被殺不見血有白氣及半空是日昂霄
亦格戰死貴乃與不蘭奚戰好石敗之不蘭奚奔濟南貴
馳陷濟南殺守將愛的隨陷般陽及薊州瀋州至柳林元
樞審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刺不花敗貴兵貴
還據濟南建賓館置屯田三百六十餘處于萊州攻滕
州元守拊以城降辛丑元命察罕總兵徇山東貴與田豐
逆戰皆不利元復東昌冠州時田豐與王士誠俱降于察

罕、貴燭圍守濟南。察罕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秦安、
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
三月，獲之。貴亡走，己亥，為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維祖獲，殺
均用。而福通所遣李武、崔德丙申，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
王淵起兵復之。九月，入潼關，殺元叅政述律杰。元豫王阿
剌忒失理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止何武等復陷
潼關。元平章百家奴潰去。豫王又復取之。武等敗走，丁酉，
破武關，趣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移書
求救察罕。察罕新復陝州，輕兵赴援。與李思齊夾擊，殺獲
無數。武等敗走。福通以其無功，責之急，遂叛降于思齊。而

福通所遣田豐。丁酉，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戊戌，連隔東平、濟寧。紐的該棄東昌走。豐據東昌，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庚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不應。辛丑，與察罕戰，不利。察罕甥擴廓視為子會，閔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而濟。豐以二萬人奪之，不得。閔保等且戰且度，拔長淮，進攻東平。豐戰大敗，逆與王士誠俱降于察罕。為元前鋒，下宋隸州及濟寧。壬寅六月，豐復與士誠謀刺殺察罕。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教獨入其帳中。六月，豐請察罕行觀營壘，或勸從力士防變。察罕不許，曰：「焉得人？」防之矣。乃輕騎按豐營，為士誠

所殺。豈等遂入益都。察罕卒。元朝野震悼。追封潁川郡王。以子擴廓代擴廓既領兵。攻益都急。豈乃間請救于福通。福通自率兵往援。亦半道敗還。豈等城守堅。至穴地通道。乃拔其城。擴廓醢豈。士誠以祭其父。豈等既死。山東地元。盡復之。而福通所遣關先生與破頭潘諸將破懷慶等處。轉攻陷晉寧。關先生等乃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及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察罕遣關保等分兵扼塞。絕其歸路。屢擊敗之。已而元周全與伯帖木兒有却。以懷慶叛歸宋。劉福通盡驅其民入汴。全還攻察

罕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以其師不
進，殺之。時關先生秉察罕還兵河南，乃自塞外東還，攻保
定，不克，陷完州。又西掠大同，與中都諸郡復東向。至高
麗界，與破頭潘等焚上都宮殿，略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久之，士誠等死益都，而關先生亦轉戰不利，敗。福通所
遣白不信、大刀教李喜等之趨關中也。不信攻下秦隴，
破鞏昌，以喜守鞏昌，而身進圍鳳翔。元察罕暗益兵，爲
翔誘不信等圍城。察罕乃自外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分
兵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噪出，不信兵大潰，奔四川。
隨令李思齊、張良弼等共擊喜。喜亡，鞏昌亦敗。走四

川。至。于。福。通。所。屬。吳。天。保。故。豨。賊。聚。眾。寇。元。州。陷。武。岡。路。
元。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陷。靖。州。尋。敗。沒。福。通。所。屬。
俞。君。正。亦。聚。眾。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而。別。將。黨。仲。連。
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
死。之。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
又。所。屬。鄧。忠。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徐。裕。與。郡。武。應。必。達。等。
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出。奇。
計。擒。裕。必。達。而。復。其。城。蓋。自。己。亥。八。月。察。罕。南。下。復。汴。梁。
福。通。復。以。林。兒。入。安。豐。時。諸。路。師。咸。敗。績。安。豐。之。勢。日。蹙。
癸。卯。吳。遣。呂。珍。乘。輿。歸。河。南。與。李。思。齊。相。疑。乃。將。兵。二。

十萬攻安豐。福通遣使詣金陵，檄救太祖。自將以往。未至，安豐城破。福通見徽，讀志珍戰不勝，棄城走廬州。左君弼助珍，亦敗去。太祖遂以宋主林兒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從後，蹕太祖所坐胡床。遂不果。尋安陳天命所在，曰：此牧豎子何為者！然紀年猶仍龍鳳如故。丙午十二月，林兒殂。或曰：沉于瓜步云。比稱帝十二年。太祖始改明年為吳元年。又明年，即皇帝位。國號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旧也。亦以應讖也。論曰：太祖之自宋左副元帥也，不足諱也。而史乃重言之。林兒即不必果徽子。後乃以樂城監子勳，推元祚馬。

筭所及東西萬里如劉福通等誠可為亂天下之才矣
顧劉誠意之不救安豐屬有遠畧夫救安豐則必存林
兒存林兒必更存福通度福通果能屈首太祖下惟左
右哉抑豈能久屈首林兒不為陳友諒江州內擊之計
且能聽太祖屈首其下唯左右哉幸而福通先斃中書
輟座太祖乃無慚德嗟乎當日孤壁太平以宋呼吸故
堅人知之矣迺宋之廢元力而預為明地者人未之知
也不然以毛賁田豐閔先生李武等大小數百戰一一
而明身試之即太祖自饒勝略顧寧不百難且後時哉

罪惟錄列傳卷之六

衡運諸國傳總論

嘗疑古九經諸弟。曷以畏天下為歸。久知天下之勢不可
一。曰不在朝廷也。貫盈其紂云耳。其寔勢去之也。聖門久有
未戒之律矣。元非真有幽厲之暴。即如幽厲幽厲未嘗遽
絕於天。而東高君以不為幽厲失之。元之勢猶大異于東
周之君也。徒情解氣散。而中原反側三百餘處。浸淫為陳
張數雄。衡運云者。無所一定之辭也。有天命者任為之。雖
然亦關人事。當時亦符順天以徠。不成賊不足數。云云。方明
州為衡運之始。於是爭勢爭功。爭智爭人。宗載自毫。顏挾

勢而力与人咸過諸雄。顧于智未深。得輒不守。漢勢不及
宗。猶大過方典張。智力与人數十倍。不啻一入南昌。而四
者俱誦明氏保愛。獨得勢。故後服也。明因勢于宗。因人
与力于漢。与吳諸未嘗能自拔。而吾智過之。雖相衡。乃反
為我用矣。而况以德。行仁。諸。又莫與衡之哉。

衡運諸國列傳

金朱光卿

鼻秀卿

趙韓法師周周子旺捧胡李志甫范

孟蔣丙

何羅

天麟

陳積

彭和尚

金朱光卿廣東增城人元至正二年丙子與其党石昆山

鍾大明等聚衆作亂建偽號曰金改元赤符時惠州民鼻

秀卿占鼓其鄉無賴操戈響應走與光卿合寔元末首難

云元以兵討平之

趙韓法師名四川合州人偽稱神人授以妖術擁衆作亂

稱南朝趙王以海內咸不忘趙宋也尋敗滅

周周子旺江西袁州人煽党稱周王改元久之元以兵盛

之伏誅

捧胡河南陳州人以燒香惑衆殘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園已而敗散

李志甫漳州南勝人呼党殘其鄉元至元四年圍州城殺守將擲思監

范孟河南杞縣人元至元五年以其衆殺河南平章廉訪等拒黃河作亂

蔣丙道州人元至正元年與其党何仁象湖廣燕南山東諸盜起嘯聚自稱順天玉尋撲滅

羅天麟福建汀州人與其党陳積萬合靖州猛人吳天保

等起殺元湖廣右丞沙剌班。衆至六萬。至正六七年間。沿江共起。多從之。

彭和尚翼。瀏陽人。能為偈頌。勸人念弥勒佛號。寅夜焚祝。愚民惑之。遂相煽。衆數萬。欲自為亂。而逼于漢。汚倫。漢汚。遂與合。後為陳友諒所殺。

論曰。豈出於昴元運不長。自光卿以往。咸為治平大義。先驅。雖旋茲旋滅。而既動者。萬不易。前夫諸負策力。未獲全見。乃欲其暴足屏。氣復其心。未耜其如。夢不釋。確。退。何而後。陳張教英雄。坐而收之。遂以長其。助大旗。鼓。

方國真

方國珍避諱改國真。台之黃巖人也。長身貌黧黑。負膂力。兄弟五人。咸剛戾。父伯奇。農懦。無所不狎侮。俗佃見主人拱侍如承官府。伯奇益退竦。至不自容。里人咸笑。國真張目曰。彼猶人。何所上下。乃自醜如此。他日。伯奇或遇屈辱。遣上退告。所知吾兒不讓。人伯奇死。兄弟力作豪。同畔。稍裕。主人至其家。復責以故事。以積聲色。不堪。國真怒。伴雞黍。醉主人而殺之。時同里蔡亂頭。嘯聚海上。被逮。多所株連。國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國真淒起。戍陳氏。陳之屬計天官。即捕國真。方就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手握門關格。

殺捕者。遂與兄弟及諸子里之懼連及者。咸亡入海。時至正八年戊子。旬月間得數千人。掠瀆運。執海道千戶。事聞。詔行省叅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躡福州五虎門。國真勢促。且焚舟去。忽官兵內自擾。國真反蹙之。執只班。只班求脫。願請于朝。招國真。詔從之。授慶元定海尉。國真雖受官。無所仕。兵聚不解。仍出沒海上。攻温州。不克。焚掠去。辛卯三月。元副元帥董搏霄以兵敗之。國真僅以身免。六月。復聚衆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去攻温州。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遣元帥秦不華以火筏禦之。退去。于是李羅期不華大閭。議會戰。國真謀知之。乘夜先捷。卒突李羅營。官兵不

戰績赴海死者過半。執字羅及郝萬戶。囚舟中。復脅撫郝
故出元高麗奇皇后位。下請託公行。俸得脫。詭言于朝。下
不華。復招諭之。壬辰春。乃就不華降。會江浙募舟師。征徐
州。國真以訛言驚懼。復叛。刳象下海。二月。不華軍澄江。遣
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真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三百泛海。門
犯馬鞍諸山。不華誓衆曰。此往克。則諸君功。不克。死報國。
知國真使其黨陳仲達偽受款。比至。仲達目動氣索。不華
知其詐。手劍起。斬之。曬賊船。復格殺五。六人。賊群亦至。不
華。瞑目叱之。衆氣奪。復奮殺數人。賊乃擡槳。洞不華。死。猶
植。立。不。作。事。聞。詔。追。封。魏。國。公。八。月。復。寇。台。州。浙。東。元。帥

也。武迷失及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國真行金賂元執政甚勤。癸巳三月，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復招諭之。時劉基為浙西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叛，宜捕斬，不可赦官之。」是教反執政，使國真敗臺議。謂基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真徽州路治中。兄國璋廣德路治中，弟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官。終疑懼不赴。復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與慶元七帥納麟答剌會兵討之，皆敗。元無如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國真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為衢州路總管。先是海上民趙士正諸家起義兵，與方氏戰，子弟多創死，不獲。

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進秩功罪及人無以勸乃多甘心
從亂而方氏益橫國真既受官不聽調時汝穎兵亂四方
多故元益羈縻不能問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
忒知州趙宜誥等據台州執進士潘省中不屈殺之于隘
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錄王剛甫嚴正分守東門方氏憚不
敢窺者久之乙未剛甫解去國真以舟師奄至元帥納麟
不能禦開門納之國真陽尊謁納麟不犯沉慈谿令陳文
昭永嘉丞連海鄉進士趙惟恒于水寇昌國州為連魯花
赤高昌帖木兒所敗國真憤復益兵為寇或說高昌去高
昌怒曰是我效節之日也城破高昌加戰死乘勝陷餘姚

州同知禿堅義責之。尋搆殺禿堅，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七月，遣其將李德孫襲溫州，陷之。以子明善為鎮撫。先是，溫岷岡王子清不肯附方氏，被磔柵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都事。憤子清死，率眾襲鎮海門，走明善。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圍慶元。敗還。明年七月，元復拜明善為判院。明善脅留詔使李國鳳，悉官其黨。然後得却于。是公寬勢不能與。仇明善計飲醉公寬，而密購其僕金興刺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興叛主，斬以徇。戊戌春，黃巖章子喜好縱橫術，說國真曰：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各思乘時以立功名。明公果奮臂。

一呼。沂江而上。豪傑景從。立可數十萬。然後南北抗。總擅
漕粟而食之。如是。青徐閩廣遼海。惟公所欲。霸業可成。國
真曰。君言遠矣。竟不能用。久之。元欲藉方氏以定姑蘇。因
授國真浙江行省叅政。兄國璋皆轉官。國真聞吳中富饒。
亦欲自為計。率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周將史文炳呂珍
統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為塹。國真曰。頻海泥淖。步騎互
猝不得成列。吾知其無能為也。身率壯士趨菴子橋。奮擊
周果步騎亂。五將軍敗沒。死者數十人。國真七戰皆捷。士
誠請和。元令國真罷兵。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
地。遂以國璋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十二月。

太祖親率師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剽招諭國真。國真欲藉聲援。觀變。己亥三月。遣使奉書幣。盡以其地來獻。今次子關為質。太祖曰。交質。衰也。事吾。推誠相與。安用質。子尋復賤珠玉于馬鞍來。獻直千金。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文武材賢。所尚錢穀布帛。此滯巧非所好。後上書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給軍費。許之。遣博士夏煜授國真行省平章。煜還言。國真方為元具舟。合士誠漕海。加官太尉。壽衢國公。時太祖急備漢。未暇討也。太祖既破女諒于龍江。國真懼。遣人謝過。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國真。國真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矢死。太祖遣人祭。

之更遣典籤劉辰通命國真飾二姬貽之辰却不受始元
祭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
國真海舟至燕通好元隨遣尚書張杲等出諭俄而祭罕
死金陵兵威日盛國真欲誅杲以媚我杲竄我游兵獲之
甲辰九月明善攻土豪周守道于平陽守道急來歸胡深
以兵援敗之遂下瑞安明年六月復取樂清獲其將吏釋
戍常州丙午元以國真為浙江行省左丞相諸子弟皆改
官丁未吳元年李文忠下杭州初國真約杭州下納土入
侍至是據境自若太祖怒與書數其十二罪國真懼集群
臣議獨丘楠力勸歸命以保富貴不聽九月命朱亮祖討

之。時士誠就縛。吳平亮祖軍新昌。遣將破子闕嶺。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尋敗國瑛于台州。亮祖進薄城下。國瑛走入城。狗下仙居諸縣。十月。追國瑛于黃巖。守將哈兒魯以城降。國瑛復走海上。太祖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合討國真于慶元。十一月。亮祖進攻溫州。克之。明善已先遁。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于樂清。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國真乘海舟先遁。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太祖再命將軍永忠益兵助湯和合討。國瑛遣其子文信詣亮祖納款。時國真欲揚旆遠去。

風輒不利。窘甚。遂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將軍求降。又遣其次子闕。更名明完。納省院諸司印章。降表略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容。切念臣李庸才。處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遣轟雷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遣還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不急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兄弟子姪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然猶未免為汎海計者。昔孝子于其親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臣請面縛。待罪闕庭。

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蓋幕官詹鼎所撰。也。太祖覽之。嘆曰。孰謂方氏無人。是可以活國真矣。賜書原省。國真既降。得舟楫器械以萬計。改慶元路為明州府。後改寧波府。徙其屬官劉庸等于濠州。明完獻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國真人朝。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受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為指揮僉事。明完為鎮撫。姪明謙亦指揮僉事。洪武七年。國真卒。年五十有六。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來思。丘楠。董楠。朱嘉人。頗廉慎。餘皆由

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子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璋國瑛居台惟以殖貨為富家計及降蔡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為韶州府知府

論曰元以高官賞叛即奈何不弄兵元亂自方始然則劉福通以下不勝數皆為方黃巖所遣矣徒恃狙詐非有長駕遠馭之畧比之宋將毛貴田豐輩猶當北面安所望章子善之計得行乎使獻郡質子之日出舟師應江陰局促張氏封侯及世不足耐也袁柳庄一見國珍語人曰南人胡相彘眼見人猶可觀冠服則陋鄙矣終非改美名者

天完徐壽輝

徐壽輝行真一羅田人也。姿狀龐厚，為布販，往來蘄黃間。性寬縱，無他才能。先是瀏陽僧彭翼能為倡，誦聚徒而袁州慈化僧瑩玉亦以彌勒訛言煽人。湖湘狂鷲適壽輝，沿鹽塘身恍惚，有光麻城人鄒普勝異之。聚眾紅巾為號，推壽輝盟主，攻陷蘄黃，以蘄水為蓮臺省。壽輝自稱為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年辛卯冬十月也。以鄒普勝為太師，黃坡人倪文俊為將，陷元饒信守。臣魏中立于大卒死之。壬辰春正月，遣丁普郎等陷元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魯法典陷安陸。知府且驢戰死，進陷沔陽。

推官俞祖述力竭被執。罵不屈。支解之。二月，陷元江州。總管李徽兒之徽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策與兄子乘昭俱及難。三月，遣遺兵陷元袁瑞，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遣項普畧自徽饒犂攻杭州。城無備。元泰政執敬出，禦死之。時詭托彌勒教，不殺與淫。投服者，但署姓名于簿而已。曾元帥董搆嘗移兵來會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搆嘗請急擊，勿失諸將難之。搆嘗拔劍瞋目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遂戰復杭州。降其將潘大翁、梅元等，進復廣德、蕪饒、逼徽州。天完有道，不能作。十月，霧擄霄引兵擊擒之。焚其書。徽州亦下。十一月，天完趙

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攻安慶。衆號百萬。元江西
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渡湖
口。解安慶圍。克江州。級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救援不
至。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賊中流矢仆敵。素聞
其名。不忍害。早至密室。乃燕。衆羅拜饋食。星吉叱之。凡七
日。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自刃死。於十二月。元卜顏帖
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破蘄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
誅之。壽輝復徙漢陽為都。乙未春正月。倪文俊復陷沔陽。
元威順王令其子報思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並進。至漢
川。水淺。文俊以火筏焚之。報思奴死。三月。陷襄陽。五月。渡

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時
文俊以軍功專恣欲謀殺壽輝自立不果奔黃州而文俊
部將陳友諒乘機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王
真據成都初王真為俊部將文俊死王真貳友諒閉西蜀自
固郡縣皆附戊戌春正月天完友諒破安慶夏四月復破
龍興己亥六月攻信州破之冬十二月友諒劫壽輝于江
州庚子夏五月使人執壽輝而自立壽輝凡稱帝十年
論曰金不令人思人思宋故鍾大明之冒大金未幾敗
滅而諸竊名號者皆不及宋之十二年海內憐帝罵之
不終也偽且然矣天完初起率託彌勒因果山童六藉

其聲息禪教似古墨翟不止盡人心而且我國運其名
之為禍已自如矣縱橫江北不能自制而一聽之望盭
塘之光者光盡即奈何倘不下江州而全任明玉真閩
門西蜀或治平十一年可也曰不然文俊欲塞壽輝自
予安知玉真不預滌如西蜀蓋友諒之激使然我玉真
之胸安得有壽輝在

漢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故謝氏贊陳父普才，黃蓬魚子也。友諒性
險，有智略，深通兵法。初為沔陽書獄吏，不樂其職，浩然
棄去。嘗出泊磯，下有鳥聲，或似陳皇帝，云：「因自負，欲有
所為。」父普才嘆曰：「捕魚兒何為？吾不忍見矣。」即母令，我知
匿。友諒遂與其弟友仁等聚衆，應天完徐壽輝於漢陽。
諒視文俊年三十有餘矣，標迅狡猾，出沒匪意，所向必克。
歷功為領兵元帥，始迎其父歸軍中，笑曰：「大人第觀兒所
為。」丁酉，文俊擅權驕，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既心忌
文俊，乘其貳，假大義起，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州。

矯制。則高皇帝克金陵二年矣。命常遇春等取池州。斬天完將洪元帥。自魏壽等。友諒競戰艦來。敗去。明年友諒攻陷元安慶。守臣余闕死之。連破龍興路。瑞州。令趙普勝乘勝復陷我池州。元建撫贛汀諸州。次第陷。西破襄陽。元康訪的斤。虎信州併陷。於閔及御武諸郡。己亥春。池州再入版。天完凌攻我太平及糞陽石埭。不利。徐達進兵。逆擊之。普勝棄舟陸走。再取我池州。普勝有客通術。數太祖使辯士陽與客交。致書客。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不自安。來歸告普勝陰事。遂令潛走友諒所。親惡普勝。普勝不覺也。恃功傲見。友諒使者交諒。益忌之。以其兵數敗。疑內叛。親

走安慶軍。倖邀議事。斬普勝于雁。徐達乃率張德勝等
疾攻安慶。拔潛山。相持不下。十二月。壽輝欲東徙。都龍興。
友諒忌其來。陽出迎江州。伺甲西門入壽輝。伏發。盡殲其
所部親信。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置官屬。誅賞無所稟。
明年夏五月。交諒挾壽輝聲援安慶。太祖策其必犯池州。
伏常遇春九華山待之。俘斬二萬餘。友諒乃佯遣使告平
曰。戰非天完。意邊將不謹。致弄兵。甫閱月。忽以重兵突太
平。衆派舟尾接城堞。西南陷。麾其衆跨堞入守。舟花雲與
知府許瑗皆死之。友諒既取太平。促使人白事壽輝所。預
伏壯士。袖鐵搥狙擊壽輝。壽輝中搥死。左右皆交諒所執。

其為壽輝死者。於是即江岸五通廟。自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甚雨。群臣露立。州次成禮。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遠為太尉。餘各拜官。有差。遂還江州。加數日。輒大出兵。順流壓金陵。又預遣人周士誠所約。好令夾擊金陵。眾寡懸。金陵大震。議者請以城降。且欲奔鍾山避之。獨劉基不可。太祖乃決計。應敵。或曰。先拔太平。帝敵勢。太祖曰。太平濠塹固。我頓兵堅城。進不能取。退不能援。夫所據矣。或又曰。不如親率步騎往逆之。太祖曰。彼知我出。以偏師緩我。而大兵乘流。半日抵金陵。吾百里趨救。兵法所忌。乃令胡大海自衢間出信州。以制其後。而令指

揮康茂才。馮約降交諒。逆其來。茂才故與交諒善。其老闇
旧嘗事交諒。奉書給告金陵。虛寔。且令分兵三道。以弱其
勢。李善長曰。計悖。即以漢兵為憂。奈何。速之。太祖曰。遇之
陳。張交成。吾左右。冠矣。夫諒得茂才書。喜過望。且問江東
橋。曰。木耳。因誠闇者。吾至。呼老康為驗。闇者許諾。太祖夜以
鐵騎橋。比旦橋成。令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而常
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兵。伏石灰山下。徐達等嚴
陳南門。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伺舟師。龍江關。而
親總大軍于盧龍山。偃黃幟山之左。偃赤幟山之右。令曰。
寇至。赤幟舉。黃幟則伏。盡發。己丑。漢舟師至大勝港。沮

揚環港、狹舟不得並進。遽引退，衝江東橋。橋堅，知中第急呼老康，無應者，俾還泊龍江。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酷暑，太祖衣紫葦甲，張蓋督兵士，卒盡揮汗，日中遽命去。蓋衆感奮，欲戰。令曰：「天且雨，會食。」後乘雨擊之，士皆仰視。天無雲，不肯信。頃之，風西北起，雨大作，赤幟舉，諸軍競前。前拔柵，漢兵爭之，戰方合，雨止。伐鼓，震黃幟，舉常遇春以伏兵起。南門兵亦掩至，龍江舟師還。內外夾擊，漢兵大潰。追舟溯落膠淺，不能退，殺溺死無算。友諒乘別舸走，岸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獲巨艦百餘，得七千餘人。徐達乘勝躡蕙湖，焚其舟。時廖永忠、軍米石益，邀擊之。華雲

搗其中堅。王銘者先登，創額裹血，戰益力。旋回者三匝，周
頸別勝于競渡橋，虜其將十三人。而五翼軍渡至，漢軍有
皂旗鼠駭，徒盡披靡，投水。友諒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連追
至池州而還。降將張志雄進曰：金陵之勢在安慶，初漢兵
空壁而東，今戰敗，無有為安慶守者，因襲下其城。令趙伯
仲守之。時天完舊將歐普祥以袁州降，反擊漢，獲其將友
仁、太祖、全善、歸友仁，而與漢約。和辛丑夏五月，漢輟使李
明道將兵寇廣信，多所推陷。胡大海先使人遺玉山，乃與
李文忠出靈溪合擊，敗之。虜明道及其宣尉王漢。漢願降，
其兄建昌守平章溥自效。是月，漢使張定邊渡，取安慶走。

趙伯仲。太祖誅伯仲以殉。劉基曰：夜觀天象，火星逐金星，請急營安慶，往必利。太祖親率師抵其城，漢兵堅壁不戰。初以陸兵疑之，敵稍動，繼破其水寨，城堅不即下。劉基請名攻安慶，潛師疾走江州，毀其巢。太祖悟，擊楫嘆曰：安慶著面子矣。長驅過小孤，漢將丁普郎傳交德等咸迎降師。距城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引逆戰，大敗。夜半率妻子西奔武昌，而江州下。朱勝進拔蕪黃，興國、黃梅、廣濟等郡。又遣使招諭漢江西諸守將，餘于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孫本立、魯萬中、陳州、陳龍、咸、納款內附。而趙德勝分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龔浮梁破之，遂取樂平、饒州之境。悉定獨

鄧克明為漢守撫州，倂遣使納款。鄧愈知其偽，擊走之。初，友諒之跳武昌也，徐達追至襄陽，是鎮江州。方奉命馳達康木半道，而友諒兵已併入江州。達又縱擊，大破之，俘其眷屬。因獲下安慶。冬十二月，漢相胡廷瑞以龍興附其部。將祝宇、康泰意不與，奪于廷瑞，未發。壬寅春正月，太祖幸龍興，諸降將畢會。三月，達西攻武昌，令宇、泰從行。二人果半道叛，還夜劫洪都，發礮火破新城門。守將鄧愈倉卒出走，知府葉琛、都事萬思誠死之。詔徐達還定洪都，乃使朱文正都督洪都。時江西諸郡尚多觀望，漢八陣指揮者猶竊屯南昌之西山。鄧克明復起新淦，熊天瑞、寇吉安陷永

新守將孫本立被執。死。饒鼎臣繼陷吉安。明年正月。臨江
撫州饒州等處復叛。如正次第遣兵底定之。當是時。友諒
既擅制全楚。而士誠亦王姑蕪。太祖議所向。或請先好蕪。
饒汰劉基曰。士誠自守虜。友諒上。將名鄉。正。陳氏。城探
張氏。子。囊耳。太祖扣以友諒。剽輕。吾。引。兵。東。漢。必。踵。至。遂
決計西伐。會士誠攻安豐。急。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檄請
援。友諒必自將往。劉基加諫不聽。時友諒憤其敗。欲報洪
都。乃作大艦。高數丈。外飾丹雘。上下三級。置走柵。下
設板房。為蔽。置弩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勝廂皆裹
以鐵。為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室。空國而來。號六十萬。四月

壬寅直抵洪都城下。攻具百道。連晝夜。文正兵寡。拒守。力
隨方應之。友諒親督衆攻撫州門。兵各冒竹盾。如箕狀。矢
石不能及。總管元帥而下。劓死甚衆。趙德勝率步卒千人
開門搏戰。斬漢平章劉進昭。鹵副樞趙祥。漢兵稍却。友諒
益增修攻具。欲破柵。從木闌入。文正以長槊從柵內刺之。
敵互奪更進。于是更煉鐵鉤。出手灼爛。不能奪。德勝方巡
營步門中。蹶聚芻洞腰膂。卒而漢已分遣別將蔣必勝等
攻圍各郡。以故無近援。李明道遂復。以吉安叛。歸漢。殺守
將曹萬中。隨陷臨江。文正遣千戶張子明潛赴金陵告急。
還為漢人所執。友諒曰。而誘降文正封侯。即吾立。死子明。

許諾至城下大呼諸公但堅守百萬刻期至勿憂交諒殺
子明城上震呼守益加時太祖悔安豐之行曰吾恨不入
劉基之言使交諒解事乘虛揚帆金陵大事去矣圖南昌
詐之下者趣還徐常廬州之師七月癸酉親督舟師二十
萬赴洪都援癸未次湖口交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
時洪都被困已八十五日矣丁亥遇康郎山徐達先諸將
敗其前鋒漢兵死者千餘太祖意不忘金陵立命達東留
守戊子市舟師為十二屯令俞通海乘風縱焚敵兵二十
餘艘軍威震漢將張瑄邊駭捷直前犯中軍太祖舟通膠
淺倉卒厄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

死。願假上冠服。投水以疑敵。漢兵競登舟觀。呼萬歲。攻稍緩。會遇春等疾援。水湧。舟得脫。遇春飛矢中定邊。定邊走。俞通海等飛舸及之。定邊背負百餘矢。遁去。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太祖夜集諸將。更授約束。己丑。漢兵悉鑊巨舟為陣。旗幟樓櫓望之如山。我師怯于仰攻。太祖親執號麾之。左右却急。斬隊長十餘人。縮不進。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攢鉤刺之。志雄窘自到了。普即金果。陳弼徐公輔與宋貴陳兆先等先後皆戰死。普即身被十餘創。猶執兵若戟狀。直立舟中不仆。郭興曰。不火攻。不可。戊子之戰。已小見其利矣。乃命常遇春等寔荻葦七舟。和火藥。

其中東州為人飾甲冑為暉敵狀敢死士操之。晡時東北風起走七舟巨舟下敵苦高不能俯過又聯鎖碎不脫漢舟數百艘須臾盡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盡燒死友諒為氣奪明日庚寅漢兵復出挑戰我中軍舟檣白寇併力白檣急令諸檣皆白自辰至午戰不解劉基侍忽揮手劄呼准星遇將太祖袍急引他舟太祖僥駭顧前舟已破碎左右半溺水壞矣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以六舟深入我師遙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統敵巨艦勢如游龍諸將勇百倍呼聲震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友諒敗欲退保鞋山不得出俞通海

乃請放舟入江。塢上流稍即休而劉基亦密請移軍湖口。遂令夜船置一燈相隨度淺行。比明已盡泊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其右金吾進曰：「軍勢相抗，出湖寔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曰：「不然。我師尚衆，何至自焚示弱？友諒猶豫，至是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衆來降。已而右金吾亦降。漢力益衰。太祖貽書友諒，激之使戰。友諒怒，遣使者不答，而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故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子弟。之死我者，若我諸將，如死於敵，遂出湖口，督諸將橫。」

截之。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貽以書。略曰。公即僥倖
生還。亦宜脩德。勿凌欺人。急却帝名。待真主。友諒亦不答。
太祖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連復蘄
黃。與國等處。八月壬戌。友諒食盡。悉兵突湖口。我兵擊之。
與敵舟比。隨流下。自辰至酉。戰不解。方遠涇口。岸兵合擊。
時張鐵冠侍側。大失。伏地。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嘻。無妄
言。俄有降卒言。友諒方視兵。鎗外翹首。四應。忽流矢貫睛。
及顧死。遼虜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等。得漢卒五
萬。張定邊。夜以小舟載友諒屍。還武昌。復立子理為帝。改
元德壽。九月丁卯。班師。赤舟載俘。白舟乘土。過湖。浮屍。盡

彝嘆曰嗟士為我死耐而祭之十月西征武昌諭常遇春
曰陳理猶孤豚久當自服慎勿與戰甲辰正月即吳王位
二月躬視師武昌令遇春搗漢張必先援兵于直婆山復
令傅友德奪漢高冠山俯瞰城中漢計誦夜遣驍將同僉
陳英獨禦捷馳入中軍且劫王方披帳坐胡床牙將郭
英宿衛亟呼兒郭為吾殺賊英奮臂一呼英應聲倒癸丑
理術壁率張定邊等出降乃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悉令
理自取禁士卒毋入城發粟賑饑因封陳理歸德侯亦侯
其父普才弟友仁等皆追封伯友諒凡稱帝四年年四十
有四時漢將之未服者熊天瑞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

亦拒永豐。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立寨新淦自保。饒鼎臣抗
吉安。姜旺保江陵。左丞周文貴走湖南。尋命常遇春、鄧愈
等討平新淦諸寨。而徐達等下江陵。取夔陵、潭沅及夜衡
諸州郡。寶慶路皆平。獨贛州不即下。王諭遇春曰：天瑞孤
城不可久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乙丑正月始克贛州。降天
瑞。遣將踰嶺招諭韶州。南雄諸郡皆降。鄧愈還破鼎臣于
安福。遇春克安陸。取襄陽。以鄧愈鎮襄陽。而平章湯和先
後克永新等七十餘寨。穀城來降。漢文貴令其黨復寇辰
溪。總制詹允升遣兵討之。文貴退保麻陽。復遁廣西。漢遂
滅之。置善才于滁州。徙之高麗。詔其王善待之。

論曰陳友諒以漁兒起不樂獄吏襲有全漢傲然自大
或以其矯激猾悍比方項羽夫漢之殺倪文俊弒壽輝
與西楚之殺鄉子冠軍弒義帝事頗類而一則驟霸五
年一則抗制四載時又畧相當嗟乎友諒人傑也然而
西楚之失東歸漢之失東下曰勢可任而不知所
用之也友諒起家江漢利棹櫓乘風破浪勇幹百出陸
走未其所長故不能翹馬首一步至于東驚南昌則所
為自求處囊中一怯夫能制之矣然則為漢策奈何無
知急取安慶為扼要而東連姑蘇持重勢以臨之是故
劉疾者漢之所以為能而六其所以自敗也漢將如傳

吳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鹽獐也。小字九四，與弟士德等，並以私販緣為姦利。士誠有膂力，輕財好客，寬濶寡言笑，而性激鷙，遲發不肯化市鹽，諸冒積始多，忽揚之，徃之色侮，或負其值而弓兵丘義使氣，更窘辱士誠，士誠不能堪，憤起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色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數百家，自度不能免。時汝穎兵起已二年，官府不能制，士誠亦陰號召場游手少年謀舉事，為至正癸巳正月也。先是，賊訊李華甫受撫判泰州，士誠密與深結，至是殘其故黨甚。士誠憤殺華甫，併部其故黨行丁溪，為大姓劉

子仁所厄。第士義冒矢死。士誠激攻子仁。破走之。附者始
衆。五月。陷秦州。元命楊州知府李齊招諭士誠。請降。願受
民職。自效。時參政趙璉移鎮秦州。促士誠治剗船。應淮。泗。
士誠心疑有變。起伺間。窘執璉。以身撞士誠。罵不絕。被
害。其僕楊兒護璉。亦死。進陷興化。元左丞僕哲篤鎮高郵。
士誠黨教人偶乘間呼噪。入高郵。掠僕哲篤。驚及其屬倉
皇出走。士誠竟入據高郵。行省若不能治。復赦其罪。諭使
至。不得見。還。謬稱士誠已迎拜。獨乞一名。魯。于是遣照磨
盛昭以萬人告身撫士誠。士誠拒不受。拘船舟中。勒反。戰
元兵。昭不奪。殺之。行省不得已。復遣使往諭。士誠曰。須李

府君來至則疆齊伏跪齊曰吾膝如鐵士誠怒推其膝腐
割之元竟憚用兵令侍制烏馬兒往諭錄事孫搆輔行搆
反覆曉譬不悟拘搆軍中後徙徙吳謀復高郵語洩被害
樞密院都事石普者故文臣編脩以萬人夜啣枚直趨寶
應士誠驚潰普乘勝斬首數百抵高郵士誠益蹙而為蒙
古軍千騎遮普前惟怯反走以是普兵亦被蹂多濟水普
死之元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往討之不赴甲午正月
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攻揚州不克陷盱眙泗
州時右丞相脫以讒出督諸軍事聲討士誠士誠大敗
以十餘人突圍走元復高郵已脫脫竟以讒削爵去安置

淮安副使哈喇憤曰。丞相行我屈度不免。即寧死。丞相前
因。拔劍自刎。死。士誠乘隙還擊之。漣。據高郵。是歲太祖變
江。駐金陵。下鎮江。丙申。淮東大飢。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
氏相仇殺。去為盜。渡江。謁士誠求救。因言平江饒富。可以
建國。願以其黨內應。士誠自念材力未足。抗淮北。又高郵
多瞻顧。不足守。謀兼弱自固。弟士德智略可任。于是遣督
兵由通州。二月抵平江。元鎮將脫寅禦之。不克。其館客楊
椿敏。交于胸。罵不絕口而死。妻王哭軍中。求屍為所執。不
屈。周兵義不敢犯門。人陳普亦罵賊。死。士誠奉其母。曾來
自高郵。服御惜天子。以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立

樞密弘文館所親信徐志徐義堅與親軍李伯昇並知軍事
韓謙錢輔及王敏夫蔡彥文董德新等為恭軍規募稍亡與
高郵殊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于太倉士
誠名為好士收元臣郭良弼董綬為賓友亦東帛迎故員外
郎楊秉于其家秉遺命其子甫卓訖頌曰西慨然曰晚節如
是足矣夜自縊死張百戶者與其伍謀起兵不果見殺周人
調其妻曰從我手妻憤觸刃死尋陷杭州元丞相達識遁去
州民黃仲越妻朱氏弟婦蔡氏妻馮氏乳母湯氏女臨安奴
一家抗死元令叅政楊完者南擊士誠敗之達識還守杭州已
而犯我宜興援將耿君用戰死太祖貽書比士誠隗黨士誠不悅羈

我使楊憲不遣舟師復犯鎮江。徐達與戰于龍潭，破之。因急攻常州。周遣士德盛兵來援，達設三覆以待。執士德歸。太祖為色喜。周乃奉書請和。太祖責其開霧二諾。士誠不報。于是益兵三萬，圍常州。周誘我新附鄭僉院叛去，反攻達。常遇春等脫，達圍于中塘，擊敗之。丁酉，耿炳文、劉成等下周。長興以炳文為都元帥，成副之。時常州食盡，守將呂珍宵遁。以湯和為元帥，守之。周連寇長興，敗去。別將張鑑等克周秦興、俞通海。以舟師略馬鞍山。中、右目不動，而常遇春等攻江陰。總管王忽雷乘風雨奮擊，奪秦望山。江陰下，權吳良分院判守之。第禎、協守金陵界。周咄長興與江陰。長興

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而江陰挑大江扼姑蘓通州濟
漣于是士誠水陸侵軼之路絕未幾克馬馱沙江陰益固
取常熟士誠累敗氣慙而士德既被拘潛書士誠俾降元
為助士誠乃使人詣行省達識請降詞多不遜陰賂楊完
者為代請力達識不得已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
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雖奉元正朔錢穀甲兵專
制如故戊戌周兵寇常州連寇常熟湯和廖永安逆拒大
敗之楊完者故土官以功歷官左丞驕恣而苗軍貧殘達
識不能制乃陰與士誠合兵圖完者完者竊自殺苗衆潰
其部將蔣英劉震等以餘衆三萬就桐廬乞降士誠乃益

無忌、遂勸達識據元杭州、以兵迫奪嘉興、紹興、并據之、乘
勢復寇常州、馮和等擊敗之、先是、徐達率邵榮等攻宜興、
久不下、太祖遙諭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宜絕其饋道、
竟以是拔之、而廖永安分舟師徇太湖、與呂珍戰、不利、為
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太祖以所獲周士三千人、
易永安士、誠不許、士誠請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命
楊國興守宜興、國興屢破周師、勞來安集、民多來歸、己亥、
邵榮破周兵于餘杭、胡大海等取周諸壘、改為諸全州、呂
珍卒、衆來攻、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之、珍窮蹙、大海縱
之歸、以示威信、鄧愈略臨安、大破周兵於閑林寨、周侵嚴

州李文忠由碧溪鳩迎戰大破之。旋復寇五陰、鰲臚、蔽五、吳、息。以計合擊之，殺溺甚衆。已而連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嚴州等處，皆敗去。于是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子軍周復遺兵陷紹興。庚子，士誠遣其將李清陷我濠州。元兇友諒弒徐壽輝，自稱帝，使上約士誠同寇建康。士誠觀望不敢進，復侵諸全。守將袁寶戰死，總管楊泉、張珙守長興，逆戰。呂珍被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而李文忠救諸全，破周兵于三溪，焚其營。元徵糧于周，別詔方谷珍具舟海運，咸不奉詔。達識為往來遊說，得運糧一十一萬石于燕京。辛丑，胡大海攻紹興，不克。周守將呂珍有材畧，嘗以牛車囊兵，濟

五襲我。每戰令軍作敵高噪。遂著保越錄以自誦。久之李伯昇將十萬寇長興。勢銳甚。耿炳文僅以七千人固守。陳德等援兵三路皆被劫潰去。時太祖方下九江。急遣常遇春還師東援。走伯昇。俘斬五十餘人。壬寅故降苗一日叛。金華處州殺胡大海及耿再成。士誠急乘間遣其弟士信等重兵圍諸全。李文忠先以偽榜緩其攻。檄信州胡德濟往援。夾擊大敗之。敵爭渡。溺死無算。時宋劉福通以韓林兒保安豐。癸卯周呂珍率師二十萬攻之。宋求援于金陵。援未至。城陷。福通見殺。太祖親帥師三戰。獲其城。並走左君弼。院判謝再興守諸全。嘗私質杭州。太祖使李魯庚節

制其軍。再興內不安。恚曰：吾嫁女徐達，乃不令我知。何異
給配。執夢庚以諸全叛降周。攻東陽。李文忠令嚴備。五指
山而輕兵疾馳。大敗之。于義烏先鋒胡深曰：諸全浙東藩
蔽。失此，衢處無以為守。請更築城。五指岩下不旬日城成。
乃以德濟為浙東行省。恭政守之。是時太祖與漢友諒會
戰鄱陽。急遣徐達備士誠于建康。士誠方幸無事，脅達識
為請王爵，不得。益憤，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治宮室，置官
屬。尊母曹氏為太妃。甲辰正月，太祖即吳王位。士誠怨達
識不為用，使弟士信面數其短，勒自陳老病，遣之于嘉興。
士信竟自為丞相。復膺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于紹興求

定授王爵。善花不從。徃逼其印。普花封其印庫中。曰。印踞
頭。不奪印。從容賦詩。訣妻子。仰藥死。達識箇中愧之。曰。大
夫且死。吾何生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于是遺士
信。連寇長興。不利。己己復救。耿炳文每破之于城下。吳兵
自是不敢遠窺。長興。叛將謝再興。以李伯昇帥師二十萬
圍諸全之新城。預置州縣官屬為必拔計。胡德濟挫其先
鋒。閉門嚴備。李文忠遣張彬走浦江。為聲援。而大兵抵龍
潭。陳既交。身陷其中。堅敵為披靡。德濟亦自城中出。合擊
之。走伯昇。流血膏野。溪水盡赤。至是始大服。胡深築城之
議也。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為謀畫。自士德為

我鹵不食死。椿以譏出守淮安。又襲殺之。是後兵多窘敗。更委政于士信。士信驕。軍中常以婦人樂器自隨。日樗蒲蹴鞠。酣飲為樂。及為丞相。治第東城。所任王敬夫等三。參軍皆諂佞。儉邪。專事蒙蔽。太祖曰。彼沉湎忘機。不亡何待。士誠所轄。南至紹興。典方國珍界。北有高郵。通泰。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濟寧。太祖計先取淮東。剪士誠羽翼。然後專事浙西。命徐達等克海安。趨泰州。屢敗其援兵。而吳盛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逼我。太祖知其詐。遙諭達曰。敵非真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欲分我兵勢。使備水寨。而疾走陸寨。考吾之虛。亦誘我兵深入。若去泰州遠。

首尾遙濶不及救宜令遇春駐師海安廖永忠還禦水寨
大軍慎勿輕動汝月必克泰州如期泰州下分兵徇興化
進圍高郵復命同知馮勝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達還軍
泰州再諭以持重是時士誠敗宜興急達還援擊敗之復
圍高郵吳又出數百艘馬馱沙汧流窺鎮江太祖命吳良
嚴兵以待親督軍援之返及浮子門縱火大破之遂以指
揮孫興祖守海安而進遇春為高郵聲援先是達授宜興
時馮勝代圍高郵誤聽吳將俞忠詐殺我受降千人及達
還并兵勝憤甚鼓軍士一戰下高郵乃命遇春守泰州而
達進取淮安俘獲甚衆守將梅思祖以城降并獻所部四州

淮地悉平。時濠已為吳守，攻克之。而徐宿二州皆下。遂取安豐。江北之戰，迄于成功，皆出太祖畫其料事，應機不爽。銖、紘乃議于吳。七月，拜徐達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以行。榜士誠八罪，其略曰：惟茲姑蘓，張士誠始私販而行劫，繼負固于海隅，罪一。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罪二。既襲浙西，兵不滿萬，地不足千，僭號改元，罪三。親弟被執，坐困楊苗，首尾蓄縮，旋復詐降，罪四。陽奉元朝，陰擅假王，連識見幽，左丞被害，罪五。擅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罪六。挾印求封，丞相南臺一再烈死，罪七。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罪八。因屏左右，諭達

曰熊天瑞意怏怏此往必叛吾陽如副將軍計直搗姑蘇使彼走告士誠而吾師竟趨吳興出不意于是達等出太湖連擊吳將尹義石清等破擒之而天瑞果叛去疾以長槍軍出奇搗吳興城下圍吳叅政黃寶及元帥以下二百餘人吳乃遣李伯杲共城守閉門不戰別遣呂珍及五太子等益兵六萬來援五太子士誠養子梁虬也身短小英悍平地躍起丈餘善泅水珍等出我師之後屯于舊館築五壘自固常遇春湯和等更以奇兵出大全港復統敵背絕其援路尋擊走潘元祐于烏鎮士誠親率援師過戰于皂林之野復大敗之會大風雨遇春督剡船數百突東所

自吳將徐志堅。是時潘元祐以赤龍船兵屯平望。而別舟
潛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經火平望。資伏
一時。盡。遇春已下烏鎮諸寨。乘勝追至昇山。盡破。王晟陸
寨。吳將戴茂及晟皆降。復攻水寨。碩時故引數舟繞敵。上
易之。俯視而笑。突。數人躍其舟。大呼。劒擊敵。皆潰。走。遇春
與五太子戰。不利。薛顯飛舟互擊。盡敗其衆。呂珍等不能
當。乃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城中震恐。李伯昇曰。太尉待我
厚。我何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得不死。與守將張
天麒等皆出降。先是李文忠別將降吳桐廬。遂掠富陽餘
杭。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遣使詣軍門納款。執我叛將劉

震○蔣○英○等○以○降○而○左○丞○華○雲○龍○攻○嘉○興○克○之○紹○興○亦○下○達○
乃○引○兵○向○姑○蘇○分○門○而○軍○架○木○塔○與○浮○圖○等○築○臺○三○層○下○
瞰○城○中○設○襄○陽○礮○以○射○之○其○風○煽○人○無○不○立○死○士○誠○窘○欲○
懷○寶○玉○蹈○海○去○不○可○得○開○婁○門○遮○我○軍○指○揮○茅○成○中○槩○死○
團○益○堅○時○太○倉○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皆○聞○風○下○平○
江○益○蹙○吳○元○年○吳○民○錢○霍○臯○反○上○海○率○鄉○兵○持○農○器○稱○義○
師○提○起○三○萬○人○追○殺○知○府○苟○玉○珍○逼○華○亭○知○縣○馮○崇○獄○通○
判○趙○徹○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達○遣○指○揮○葛○俊○討○平○之○霍○
臯○伏○誅○初○上○海○知○縣○祝○珉○被○執○不○肯○屈○曰○不○聞○津○騎○入○境○
警○營○屈○渠○州○祝○奉○使○乎○寇○不○敢○逼○乃○合○巨○姓○起○兵○復○上○海○

太祖圍士誠久。諭之以書。士誠憤不答。乃以精卒奔常遇春。閭門營。遇春截北濠。與搏。士誠自出山塘為援。勢銳甚。塘路狹。善進退。遇春撫王弼。皆曰。前。應聲徂擊。吳兵敗。溺死沙盆潭者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益憤。降將李伯昇使吳客反覆說士誠。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君且休。吾熟思之。終疑莫能決。于是復突胥門索戰。鋒銳甚。遇春禦之卻。忽士信城樓大呼。軍士疲矣。鳴號歛入。遇春乘勢奮擊。大敗之。攻益急。士信會食城上。左方方進。椀挑未及嘗。猝飛礮碎首死。士誠益蹙。蓋吳君臣嘗以寬得民。故圍城日。以民不內變。潘元紹方戰歸。召諸妾謂曰。吾

太尉愛僭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若等宜何為。一最少段氏
踞請死。輒入室自縊。又六人亦相繼死。後尋陽張羽為七
姬權厝志表其烈。叛將熊天瑞猶教士誠作飛檄我師多
所中傷。九月達破葑門外城。遇春亦下閩門新寨。吳將唐
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皆降。城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
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樹復敗。毅降。初士誠見
勢窮謂妾劉氏我敗死矣。若自為計。劉曰。我妾死豈負君
至是賂乳媪負其二子逃。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群妾侍女
登樓。令養子衣保緘。火焚之。亦遂自經死。達遣李伯昇往
諭意。士誠方拒戶自引。伯昇急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

之氣絕復甦。潘元紹脫譬者數四。終瞑目不答。以嘗看早
出葑門。至舟中。不飲食。及龍江。堅卧不肯起。早至中書省。
相國李善長與語。亦不答。及伏謁。不肯仰視。曰。天日照爾。
不照我。已而言不恭。賜弓絃自盡。年四十有七。士誠兄弟
驕佚。聞于斷制。權為文吏所竊。築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
名士之至。輒厚贈遺。而舊將多見踈失。上下爭競。或奉遣
當行。輒病不應。邀求滿意。乃一出。軍寡紀律。槩以遊談宴
博。至喪師失地而歸。往。不聞。上下慢弛。終以是敗。凡獲
官屬諸將較。以及流寓。共二十五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
黑漢等。皆送金陵。叛將熊天瑞伏誅。莫天佑者。猛有力。元

末結鄉民自保。及士誠陷常州，不肯附攻之，不勝。後士誠受秩為元太尉，乃就降。以元僉樞察院為士誠守，無錫至是亦以城降。吳地悉平。師還，論功，戒張氏逆樂，不為設宴。諭諸降將當如吾濠泗故交，勤苦相保，毋為故習。求享爵位。諸臣頓首受命。

論曰：勿以白駒小四之專自守也。守之不堅耳。方太祖渡江時，士誠已奄有常州及江陰長興諸要害，嗣取紹興，得諸暨為門戶，所為先着入手。顧乃輕以委人，于是勞逸動靜不得自裁，譬之頂頂已拱手授人，尚何恃哉。或曰：始既不夾擊龍江，既又不乘霧鄱陽，張誠失策。夫

金陵失守。無漢蔽平江。必隨之。虞統唇齒之說也。觀望
不起。士誠自固之道。亦正在此。獨太祖之規取張氏。似
過于持重大異。鄱陽時。吾以北定中原之至計。聲與實
資之矣。告誠始之。仁善不殺。持戟而待之。服則已之。使
江淮以北。跋足恐後。此聲之說也。鄱陽一戰。破傷不少。
今以吳之材官物力。善全之。皆吾用。吾如兩手之自擊。
互激。不可任此實之說也。是役始于丙午之十一月。連
明年之九月。而浚下之。然則太祖方有事。姑蘓其揣摩。
已越燕冀而北矣。

夏明玉真

明玉珍一名晏珍避諱更玉真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務信義為鄉黨所服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汝穎兵起玉真團鄉兵青山為屯長天完徐壽輝僭號都漢陽招玉真授元帥隸將軍倪文俊部鎮沔陽與元左丞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傷改號明眼子值歲饑乙未春以兵質糧夔州還時元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行募兵義兵元帥楊漢帥所部五十人歸之屯城外單騎入謁完者都心忌漢謬款曲留飲且殺之漢覺脫身走部兵下峽遇玉真告哈林與完者互不下可圖玉真未決萬戶戴勝更

曰事倖耳。分兵半以糧。還計留其半攻重慶。事濟進窺蜀。不濟歸。無害也。果乘不備。掩其城。完者都夜遁。虜哈林送漢陽。父老迎入城。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天完進玉真龍。蜀右丞相。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攻。軍嘉定。玉真義弟留勝。智勇絕。擣嘉定。破之。完者都及叅政趙平。即万章等被獲。皆死之。世称三忠。道出瀘州。部將劉澤民荐元進士劉楨才。可佐謀議。玉真躬訪。與歸。喜曰。吾親見諸葛。來及陳友諒。殺文俊。玉真已據成都。四川諸郡縣皆附。庚子。友諒執壽輝。玉真謀以兵討之。不果。乃東守夔關。絕不與通。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收華昌。分置守戍。自称隴

蜀王。癸卯正月。緝帝于成都國。號長。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為皇后。子果為皇太子。做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樂。諸所裁定。皆出劉禎手。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蔴李。三道攻雲南。萬勝竭深入。走元梁王宇羅金馬山。據其城。復敗之于閣堆。鄒興克巴州。乙巳。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為左右丞相。遣江儼金陵通好。獻良馬。太祖貽以書。戒征南之多殺。萬勝攻興元。踰年下之。丙午春。玉真卒。年三十有六。玉真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果。

即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與丞相共理國事。都察院張文炳。怒萬勝。潛使王真。義子。明。燿。燿。太后。旨。殺。之。以劉楨代為丞相。吳友仁痛萬勝功臣無罪。死。輒稱其罪。命戴壽討之。友仁曰。旦誅昭吾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士虞其來聘。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之。挾一史行。圖其山川險易。歸。洪武二年乙酉。太祖既克元都。閱陝。旋定。夏。聞之。懼。遣使來貢。太祖答書。引公孫述。李特。孟知祥。勉以善守。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瑄使蜀。諭昇入朝。昇率于群議不決。庚戌四月。大將軍達征元定。西王保保。還命傅友德為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瑋等自

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入沔州。別遣金興旺、張隆由瀘州連雲棧入合。兵攻夏興元。克之。七月，夏遣使獻木，而令吳友仁將兵二萬寇興元。守將興旺等總三千人，擊敗之。明日復戰，興旺面中一矢，不退。復敗之，斬首數百級。友仁益決濠填塹，攻圍急。城中發礮石，中敵多死傷。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鎮，遣傳將軍夜襲木槽關，列炬斗山。友仁見之，大驚，乘夜遁去。已而夏瞿塘將莫平章犯歸州，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禦，大破之。四年辛亥正月，太祖親郊廟，告伐蜀，以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之。率京衛剡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鎮川侯

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副之、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楊璟與都督僉事王簡率水陸師以從、諭和等曰：天下大定、唯蜀未平、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昔王全斌可以為成、又諭傅友德：蜀人聞吾西伐、必固瞿塘與金牛、以拒我師。我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腹心腹、自潰。兵貴神速、卿等勉之。命宋國公馮勝城陝西、衛國公鄧愈練軍馬于襄陽、給餉征蜀將士。時明昇徙都重慶矣、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策平章莫仁壽等、果悉銳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引鐵索為飛橋三、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水竿橋兩

岸備禦甚固。亦果遣兵北守金牛。二月，湯將軍取夏龍伏
隘，奪鞏屋溫湯關。三月，楊平章次夔州大溪口，分兵赤甲
山及白鹽山，兩道入，而身與王簡等進攻豐塘，戰不利。征
西將軍曰：今失勢，仰攻寔難，不若俟秋後水落稍便，征虜
前將軍至陝，揚言出金牛，謀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
遂捷。趨陳倉，選精銳五千，間緣山谷，走晝夜，直抵階州。而
大軍繼其後，一戰敗之，虜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平章丁
世真遁去階州，下急進，距文州三十里。世真斷白龍江，以
拒我師。友德脩橋以渡，世真復屯險。土里闌，成都督同知
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怒，奮擊破之。世真復數騎遁去。拔

友州命朱亮祖益助友德進克隆州。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都督藍玉夜襲綿州。棄守將向大亨內擾綿州。下兵至漢江。不得渡。而軍中造船百餘艘。船成以水牌數十書克階。文。日月。投江。報瞿塘將士。夏戴壽等聞階文破急抽瞿塘精兵還援漢州。留老少守關。兵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令曰。援兵遠來。勞困。大亨新氣。洶洶一戰可克也。果敗戴壽兵。拔漢州。于是壽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復登友仁于古城。斬虜二十餘人。友仁入保寧固守。友德兵乃抵成都。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三千三百人來降。捷至京師。先是征西將軍和

克歸州。峰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及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途。返太祖以和等逗遛。賜詔激之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次于平州。蜀已失險。今侯水落。豈不誤機事。前語不聞乎。何怯之甚也。」和猶未決。及得木牌。懼江乃與永忠進白鹽。伐木開道。趨夔州。分軍為前後陳。夏守將鄒興出拒。前軍既接。後軍分兩翼旁擊之。興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甚衆。進瞿塘。暗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嶺。出其上流。人持乾糧帶水筒。以濟渴。水青。莎象州木色。魚貫出巖石間。夏兵不覺也。度其已至。乃盡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走水陸營。船頭皆裹鐵。置火器而

前○黎○明○夏○兵○盡○銳○逆○攻○則○已○破○其○陸○寨○矣○比○上○流○出○所○阜
舟○揚○旗○鼓○譟○下○夏○兵○出○不○意○大○駭○下○流○舟○師○並○進○飛○橋○鐵
鐵○索○湏○臈○斷○夾○擊○大○破○之○自○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
首○千○餘○級○鄒○興○中○火○箭○死○飛○天○張○道○去○求○忠○入○夔○州○與○湯
和○約○步○騎○舟○師○並○會○重○慶○求○忠○進○搗○銅○鑼○峽○夏○主○昇○大○懼
右○丞○劉○仁○勸○昇○且○奔○成○都○昇○毋○彭○氏○泣○曰○勢○且○旦○夕○往○成
都○何○為○遂○決○計○納○款○求○忠○湏○湯○和○至○昇○乃○面縛○郵○壁○與○其
毋○及○群○臣○詣○軍○門○降○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先○是
文○州○復○為○夏○丁○世○真○所○陷○指○揮○朱○顯○忠○曰○豈○有○弃○城○朱○愈
事○哉○累○創○血○戰○力○竭○為○亂○兵○所○殺○征○酋○前○將○軍○以○兵○援○之

復走世真。七月、圍城都。壽大亨等以象載甲士列陣以拒。支德令弓矢火器衝之。象反走。蹂夏兵。夏兵多死。會重慶捷。至壽等知昇已降。乃藉倉庫。遣子納款。次日詣支德軍門降。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夏崇慶知州尹善清獨拒戰。擊斬之。乙丑。明昇等至京師。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攷孟昶入宋故事。擬昇午門外進表待罪。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太祖曰。昶專制國政。所為多僭。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已而夏丁世真猶率餘衆寇秦州。為其帳下小校所殺。中書省奏請行賞。

太祖曰殺本管不義何賞而憂吳友仁高據保寧以抗湯
傳合兵共克之執友仁蜀地悉平十月班師諸將各上所
獲凡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
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
百八十馬驢一萬三千八百餘匹以吳友仁始寇漢中起
兵端誅之餘發戍徐州低昂諸將傳第一廖次之顧時以
下逆戒贈汪興祖東勝侯
論曰元末鍾大明韓小明大小皆明也而旻玳以明眼
子傲蜀中有眼無眼皆明也搃以啓蕤奎卷之運卒也
李闖六失一眼與玉真同暗而因而失明旻與李得失

異○何○哉○是○真○之○封○置○塘○以○義○終○壽○輝○事○頗○正○碩○臧○稅○下
賢○留○心○禮○樂○郁○然○成○文○諸○偏○安○之○主○不○及○也○太○祖○手○畫
階○文○之○策○固○自○易○博○而○難○湯○走○間○與○試○險○未○可○以○一○律
論○矣○李○廣○已○急○過○函○而○改○別○道○命○也○夫○

罪惟錄列傳卷之七

逸運外臣摺論

列傳

殷有三仁。兩受周封。與夷齊始末頗異。而於二是二心。其君者有辭矣。而非也。微之抱器有之。古得人國。無盡戮。其至親之法。不過去位。遜荒曰。歸。周曰。人之言也。時武庚封殷。方在三監。抱器之時。豈預知其久終。而思得地為宗祀計。曰。以存宗祀。後世之言也。箕陳洪範。未嘗受周封也。及後東蹈海。從之者衆。周不得已。因而封之。然則箕無賴乎。周之封也。周人曰。封之。耳。狡童之歌。語氣似指武庚。舊相傳似毒害其故君。非情矣。白馬之朝。其後為宗祀。屈也。宣尼稱

殷有若曰。商不得而有之。周不得而有之。無惡乎其不有之。益以見周之大云。元末諸臣就明。不受官。贊密畫。至計預備禮樂。充考官。參大典。當從為周。陳洪。範例之。至於稱病不起。自晦為狂人。匿不見。當從遜荒例之。其受官。故浮相好。稱上功德。又當從洛民。頑例之。明不得而有之。無惡乎其不有之。益以見明之大云。若夫朝周而遇朝。敬從外國之後也。亦例也。而諸逸運之臣。不入例。

遼運外臣列傳

秦從龍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
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大將軍
達且狗鎮江太祖謂達曰吾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勿
犯其門先令從龍從子永之在軍中者歸道意尋令兄子
文正奉金縵即其家聘之從龍與妻陳偕來太祖躬迎之
龍江與同處王綵帛家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
而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為南臺侍
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不知

也。常稱先生而不名。或一至其家。禮遇甚厚。乙巳。告還鎮。江。握手如送之。病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已而臨哭之。命有司厚卹其家。

論曰。以白衣陪帷幄。古有之。乃用勝國道老。曲贊朝夕。必不受組。而安之不疑。則更難。朝夕此不受組者。而亦安之不疑。却不使疑。從就知天。能不虧其節。太祖下士。而有遇之形骸之外者矣。遣子奉緘。躬迎龍江。無異三顧隆中。然而伏龍固未嘗蒙一命。誰家也。以潛溪之篤學。而竟不終元之仕。元位不早。故未常于底定。扶救之績。稍有成驗。輒以隆于涓濱。莘野之列。此中相信特微。卒

之禮遇不表。驚悼臨哭。同于中山諸王。嗚呼。此所謂帝
臣不蔽者歟。

且○不○痛○春○興
上○野○是○不○來○愛○料○由○與○何○于○中○山○點○王○色○去○共○說○歸○情

陳遇

陳遇字中行，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建康，父辛之。元淮南益課提舉。遇資稟純粹，博通經史。左遷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靜誠先生。每風興焚香叩天，願發生。聖人救世，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荐其學行才識，以書聘之。曰：予惟胡元入馭，天厭其德，豪傑兵興，共爭疆域。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盜取臺城，歷思自古創業，誠難獨理。用是側席以求，爰定太平。先生世居江左，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倘以生民為念，應天

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爪牙以躡武。其實資貞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俟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入見。稱先生而不名。輒預惟懼。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即帝位。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不受。乃賜肩輿。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奉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審有所陳。賜金幣。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生命。革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驪馬一。甚奇。引漢故事。以諫。上悅。除太常少卿。

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嘉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時功臣每有過。謹力為解。釋得從寬宥者。至多。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能來帶刀。備衛士之缺。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効。當是時。罷遇之隆。雖徹侯上公。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詔太醫撫視。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諭購祭加東閣秘器。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述。嘗燬于火。故所存無幾。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遇侍。

上由卿貢仕至工部尚書

論曰陳汝輝辭于始而卒就辟乃以迂滯投金水橋以
死。或謂靜誠非真辭爵論太過矣夫以故元遺
經果能逃死而不膺新組廁諸公卿之列二十三年燿
然于志豈易言哉而所為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三代以
下開創之主不聞有此一言遇精兵刑層教之學蕙善
繪事貌帝炤為一時特妙李卓吾贊藏書稱遇為名臣
第一而生論似偏然正已物正天子誠不得而臣之者
矣

伯顏子中

伯顏子中者其先西域人宦江西家焉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東湖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捍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趨贛贛已破為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圍城下不勝吏民死且盡子中獨身間道走閩時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固守報元薦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使敕閩至則我將軍廖永忠已破降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

賜降子中不屈義而釋之。遊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為傳致食。太祖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沒掖庭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分耳。購鵠自隨。會事稍。解子中乃適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頑不應者。坐大辟。論會有言。子中歸。扶上使。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喟大泣曰。死。晚矣。乃以詔。丐我歌詩。七章。自鵠死。

論曰。子中猶之死元節者也。廖將軍以其不屈義而釋之。比于太公望之扶叩馬。後世稱商山二義。以周開國而存商山二義。周之大也。釋子中。以見有明之大也。物

以徵和繼之幣聘原非得之其心。誠以其奇計可任而終
不可得。歌詩七章。其音哀以切。和之危太撲。履聲故自不
同。是年上語禮部為國得寶不如進賢。朕臨御十有二祀
矣。諸博學老成。曷德藏光。其于窮餓不肯輕出。其悉心推
訪。于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下聘于中云。

簡祖英

高彬

簡祖英廣東東莞人元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鄉里
王師既下廣東廖將軍求忠徵祖英詣關上宴勞之賚以
金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謝臣九歲失怙長食元祿為
何真參佐廣城被賊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拘留
幸遇聖朝維新狗鼠血鉄膏鑊臣母得以生還叛烏再効
臣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効命之秋
也而臣僂顧慙慙不敢受命者寔以常事故元瑕蒙已深
臣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下
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子北堂之私歡臣母子拭目清

蔡子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擴廓丞相開府河南，辟蔡軍事。累荐遷行省。泰政猶不離丞相幕，從定西。為我兵所敗，與丞相失單騎，跳閩中，轉入南山。久之，為人所覺，捕詣京師。渡江，一夕脫去，變姓名閩中，為人賃春。時即求元遺臣急，復迹得之。械湯將軍和，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屈膝坐，不屈。火灼其鬚，且盡。嫚罵自若。子英有妻，流洛陽道中，求見子英。子英叱不顧，曰：「吾故無妻。」已逮至京，太祖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曰：「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慙負皇帝。往者軍敗見收，漏命。」

及下荆棘之恩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皇帝
不即下司貶使得以巍冠待罪外傳傾否賜新授骨封而
死且不拘臣有痼疾迷于心志藥石匪鮮竊惟少本書生
奪志行伍遇辱北帥知若仕底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
進不能効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能畢命枹鼓愧封疆之
臣一違板蕩覩頽失節皇帝既丕昭武功下有司旣學校
褒予死節風示後世豈以耆俊盈列侍臣為多令亡命倖
齒玷維新之化哉皇帝幸哀憐臣母血藁樹而以投瘴海
禦魃魃無人之境臣若茹薺書上太祖益重之陰戒舍人
謹事予與止恙以旦夕間起居毋令天下謂我有殺義士

名自是每夜深號不止。舍人危之。子英曰：吾自念故主身，乃具扶聞上，嘆曰：吾何善一蔡子英彼喋：泉下誓我。我縱出塞，追故元主于和林。

論曰：子英徒自晦耳。未嘗有所為也。以慢罵之後，沐外舍而欲官之，開國立賢無方，大都出此。子英所上書，婉折而嚴，痼疾迷心一語，千載不化。若夫縱出塞，使追故主，譬之周初善夷，齊與居，封武庚于殷，使婦事之，則夷齊猶以武庚從周，得封不如採薇之為愈也。此時和林未幾，子英較商山差幸，以為得依故南面我者，而未常屈。

張昶

張昶宛平人。以故元戶部尚書出使方國真海上。我游卒
獲之以聞。上愛其才。傾心任之。使參政中書。凡軍府事。為
昶裁定者十七。上倚昶日三接。昶故盡心為上摹畫。即獨
取上旨行之。或不至聞。白李善長楊憲與同在中書。頌淳
相好。昶遂私語憲。吾故元臣。意不能忘。故君妻子存沒不
察。憲佯為惻然。昶益吐真。久之。聞元主以昶死。贈昶官。謚
擢用其子。昶益愧之。遂陰欲弱明以報元。詐使人稱上功
德。勸以及時娛樂。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焚其書。昶皇惧。
不自安。意欲中基自回。不得聞。上遣元平章長壽丑的歸。

元祖乃潛附書請王擴廓兵襲金陵。憲侯祖病，句得祖手
牘，遂發之。而所使上書齊翼蔽者，矯上旨，劾基，事亦敗。并
祖磔於市。

論曰：高漸離頗贊荆卿匕首，千古望見。光武未為蕭王
時，涕淚枕蓆，不忘兄弟之仇，而隱忍致命。自平王即後，
然後不反兵革，與張祖之謨畫，裁定有年，跡相近，成不
成命也。景御史之委蛇侍班，倘非緋衣之故，得行曹沫
之劫，未可知。與祖內外分而志節則一。

揚維禎

王

劉于徐大年

北齊

王恭

陳亮國王黃汪克

寬

趙

梁寅趙方陳謨

南

俞希魯

揚維禎字廉夫。荆江會稽人。通春秋。元末。署天台尹。改錢

清場鹽司。歷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縱游山水

間。自稱鉄笛道人。吳士誠聞其名。不能屈。撰五論示以成

敗順逆之意。國初。應召。脩纂禮樂。僅百日。疾作。作老婦。碎

見志。上笑而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疾革。猶援筆撰。婦全

堂記。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泊然而逝。所著有四書一

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天閤。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箴。補

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諸集數百卷。為文。以先秦兩漢

為准。於詩尤號名家。晚年益放達。酒酣耳熱。令侍兒誦白雲之詞。倚鳳琶和之。所藏名畫。西隣竊之。已露曰。彼所好不俗。謝不取。或偽為其文。得金曰。誠為之矣。獨嘉定王彝字子常。學以自得為主。此廉夫所著為文。妖預修元史。以母老乞歸。卒不終。水東日記載廉夫正挽辭。為萬世公論。

劉子。字允恭。江西永豐人。元曾魯稱于嗜義如飢渴。右丞余闕甚奇之。荐授泰和學正。既而曰。中原亂將作矣。謝官歸國。初徵以病。辭再徵。至講書。稱旨。歷考試福建廣東。上欲官之。子伏對曰。臣前朝曾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豈不知稍放棄。走但大馬齒衰。勉強應命。終

負大恩。固辭。上熟視曰。誠老矣。蓋賦詩見志。詩上：悅命太常。賜酒。放還山。

徐大年。浙江淳安人。奉詔預脩元史。已成。命官之。大年以老病辭。乞還鄉。詔曲與。宋濂。兼脩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例。識會通首尾。無銜決之患。事畢。賜金帛還山。又沈夢麟。元末為武康令。入明。五司閩。浙文銜。一主會試。九十三而卒。滕克恭。為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一百餘年而卒。咸不就職。

王恭。字安仲。福建長樂人。與閩縣周公。鄭定。福清林鴻。侯官黃公。王褒。唐泰。永福王偁。及同邑陳亮。高秉。號十才子。

恭自號皆山樵者。強起。預修永樂大典。王偁戲之。子無以會稽章紱未耶。恭謝曰。山中芥柯。幸自無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斛縉稱之。以為朝陽之鳳云。十人中。亮字景明。奉召。謝曰。唐堯在上。下有其類。再召不起。因作讀陳搏詩以見志。構小樓曰楮玉。充四方名書畫。其中預九老社。詩有陶孟風。鴻字子羽。每護其党。曰。此自我家詩。歷膳部郎中。定字益宣。善擊劍。工篆隸。嘗為陳友定記室。煇朝仕國子助教。褒字中美。預高廟寔錄及永樂大典。歷漢府紀善。而秉字彥恢。後改名迂。禮瘞博。工書畫。事親孝。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與二公恭偁。

俱不仕。

汪克寬字仲裕，祁門人。元鄉荐，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坊有程朱傳音義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學者稱環谷先生。預脩元史，成有旨祿仕，力辭不受。又同脩元史趙燠，朱右，朱世應，咸不受官，放歸。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元鄉薦，貫穿五經，世稱石門先生。又稱梁五經，隱居教授，著周易叅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元史節要，國初徵考禮制，成不受職引病，或有入官，就寅請教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趙訪字子常，南直休寧人。元末不事制舉，就學於九江黃

楚望得聞易春秋疑義專求放心時江南大亂起輔汪同以兵保鄉里嘗論用兵不能據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不私智勇任將帥而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持軍旅之權為南中時弊丙申太祖克定郡邑訪寓柯山屢徵不起繼以議礼召復辭預修元史竣事請歸卒訪於春秋謂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迺離經析意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春秋屬辭以著聖人取義之要作春秋習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其於易經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

乾坤屯三卦。稱東山先生。

陳謨字一德。江西太和人。國初徵諫。札屢應。聘為江廣試官。宋濂等交荐為國子師。不受。職病。婦著有經書會通詩經演疏。及海桑集。世稱海桑先生。又吳人周南老。議郊祀。札放歸。

俞希魯。元茂才。歷永康令。明初徵問政教之要。以贖辭。婦所著有聽雨集。

論曰。國初徃以庶人徃後之義。入案議。札考文之職。

碩難。以北面屈之。九人中。庶夫之學更大。以五論論平。

江成敗。順逆之故。老婦有詞。白雲有歌。婦全有記。樂天。

知命出處較然。可為合道者矣。時東山先生之致知未
審。與王新建同異。然其論時變恰中。專求放心。或亦不
誣。劉子之知幾謝官。徐大年之長于本末。王恭之斧柯
無恙。汪克寬之環谷著書。梁寅之隱居教授。皆著述巨
手。而中懷不降。不辱之義。非但以丘壑自了者。至於陳
謨。稱海衆先生。則明以感運為名。而不犯時忌。始知明
識字。不以筆墨枉人。希魯以贖辭。暗於擇君。吳寧贖。執

宣岳魯道源

宣岳字彥昭，荆江浦江人。元末，判平陽。所需家致之，有儒
生者，獲直其訟，畫菜一本獻之。謝曰：「領子意足矣。菜不敢
受也。」改判溫州總管府，賊破城，被縛，欲殺之。民爭為乞命，
得免。歸，卧孫井山。目初，召起官之，辭疾不受。已為姻家所
連，被逮獄死。

魯道源，名淵，以字行，荆江孝安人。元進士，丞華亭。以亂去
官，與劉基善，同基觀乾象湖中。基荐，召赴金陵，辭不受。爵
太祖怒，命與教人並擢草庭中，諸就廢。道源寧暴裂日中，
不遷。假太祖使人探知之，曰：「蚩遺之去，貧不能朝夕，訓塾

葉顯葉儀葉允金信吳海杜瓊楊恒徐舫周良鄉林

清

葉顯吳縣人初以游學與耿炳文善為元和靖書院山長後炳文貴鎮長興顯避亂往依之炳文欲荐試用辭曰時去勢違徒取辱耳卒不出

葉儀字景翰浙金華人國初城下召為五經師以老病辭隱居養親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學庸蕪漸栢軒集世稱純孝先生吳況嘗云儀理明識精一介不苟

葉允字良仲浙寧海人通經濟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國初以布衣敲策太平有一綱三目策上奇其言欲苗用

之固辭上不强賜金幣歸里

金信浙蘭溪人國初以茂

才

舉不應隱金華之優游洞以

詩自娛學者稱為漫吟先生

生

其友朱應辰詩文與篆籀皆

典古辟郡掌故命書符印不受職歸

吳海字朝宗福建閩縣人以學行稱元末絕意仕進貢師

秦鞏威嚴重之國初部使者荐于朝力辭不就嘗撫古人

盛德事名曰本命錄謂培其本而司命無權也又著書謂

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議道之賊遺事外傳

為史氏之賊支言蔓說為文章之賊統名書禍以尼山為

學者所歸自孺魯齊

杜瓊直隸吳人父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割股愈母病洪武中下詔求賢瓊辭不就學者稱東原先生卒里人私謚
淵孝

楊恒字本初浙江諸暨人風采俊爽以倡道為己任國初就浦江鄭氏觀家法州牧葉鳳聘為學師不就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兼與論酌時宜御史唐鐸辟不起與宗濂友善欲荐預國史局聞不受州縣辟乃止

徐舫字方舟浙江桐廬人戴黃冠披白鹿裘高寄獨是兼嫻球劍工詩歌行省秦政蘓天爵欲荐之匿去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為禱樂死為殮殯與

青田劉基友善。基與葉琛等奉旨應召，過桐廬，舫野服揖基于江上。基欲引之同出，笑而不答。語數侵基，遂匿不見。自稱滄江散人。

周良鄉，建康人，素有德行。世號三老。國初，大蒙禮遇，不受官。歸隱。

林清，前元侍郎林誌子也。元末，不仕。入明，變易姓名，匿吳之某寺。郡守甲偶審冊，即寺見而異之，以冊分號八遁。用八音字，令為詩。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屋自天開。綠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飽寔早收栽藥圃，土花香長讀書臺。草餘一點浮雲意，木筆題詩酒數杯。

郡守歎服且嘉其艱貞移日物色之已脫屣去矣

論曰頤不愧元山長儀養親為五經大義第一允身隱
而文見矣信應辰海瓊恒皆不應徵召頤絕不作王賓
韓奕等貧賤驕人習氣舛樂散人良鄉附三老清寄僧
寮以十一人學行醇美盛世科儀哉太祖嚴光論大不
賞其隱綸乃各令自遂其志國初作人之法以變用之
如洪

高明凌見心李徵臣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登元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官。以文行稱，方國真作亂，避鄞之樸里，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遂填詞琵琶劇本。以所善王四既顯，棄其妻，贅于太師不花家。作此以調琵琶字頭，為王四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詆之。牛太師云：太祖嘗遣使徵明，稱心恙不，就使者凌命。上曰：朕聞其名，苦明無福，亦不强。明卒後，有以其填詞進，上曰：五經四書如五穀，民間不可少。汝劇比珍羞，富貴家亦宜苗覽。以義在忠孝也。明以冠百劇云。

果惟類
後見心。本名天淵。能詩文。仕前元為學士。元亡。逸去。度為
僧。髯長尺許。不薙。上召見。異之。曰。削髮除煩惱。留鬚如
夫。上弗罪。

李徵。臣揚州人。前元歷官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屬
盡累死。成徵。臣寧夏。永樂初。有丁學士為上寵重。問誰薦
學。以徵。臣對。上召徵。臣至京。且官之。曰。徵。臣于洪武時不
受官。今日義安得渡。受官。願還行伍。上憐之。遣還家。對曰。
徵。臣久無家。願依吳中故人盛景華。遂放去。景華遣其子
弟從學。久之。語景華。行與子訣矣。何以處我。景華請璜之
先人家旁。佛曰。璜以歸之也。吾何歸。景華曰。請葬之。先人

塚旁曰是矣握手逝

論曰高明心恙天淵髮除徵臣篤學明無戊申前元以
三人踏華簪奕世矣而獨以其傲張有明之寬仁

